



# 戒

戒是为了防护，防护是为了无追悔，无追悔是为了愉悦，愉悦是为了喜，喜是为了宁静，宁静是为了乐，乐是为了定，定是为了如实知见，如实知见是为了舍离，舍离是为了解脱，解脱是为了解脱的知见。解脱的知见是为了无所执取的究竟涅槃。

《律藏 附随》 Vin Pv 12.2

《以法为赠礼》

## 如何拥有清淨的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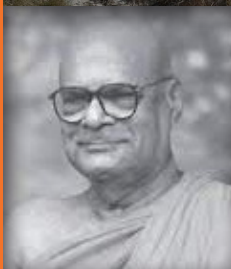
戒，是对身和语的控制和修养，在正式的层面上分有对比丘、比丘尼和在家人等不同的条规，但一般来说，它们都有一种基本的特征——那就是“动机”！当我们拥有“正念”或“自我忆持”时，以正确的意图来训练自我忆持和正念，将能产生好的戒行。

那是很自然的：当我们穿上脏衣服，身体也会变脏，心也会感到不舒服与沮丧。而如果我们保持身体洁净，穿干净、整齐的衣服，那将使我们的内心轻快高兴起来。

同样地，当戒不能持续时，我们的身行和言语是脏的，而这就是造成心理不快乐、苦恼、沉重的原因。如果没有好的修行，会使我们无法进入存于心中的真实佛法。

健全的身行和言语仰赖于正确训练的心，因为是心传令给身和语的。因此，必须以“训练我们的心”来持续不断地修行。

—— 阿姜查尊者 ——



达摩难陀博士

# 神通

若一个邪恶的人能变成一位圣洁和虔诚的人，  
这确实是运作中的真正奇迹。

我们都听闻过每个宗教的创始人或其门徒展现奇迹。在佛陀的案例里，许多奇迹从他诞生一直到他证入涅槃 (Nirvana) 就不断的发生。佛陀许多的异能是他长期和密集禅修的成果。佛陀的禅修经历至高的沉思默想阶段，达到纯净的泰然自若和智慧的顶峰。如此禅修的成就并非不可思议，它属于受过训练的隐修者的精神力量范畴。

在他觉悟的那个晚上，佛陀进入禅定，回忆起自己的前生，许多的生命和生命的细节。他忆起他的前生，和他如何为了自己的觉悟而训练自己。然后，佛陀有了第二个和更广的视力，他看到整个宇宙乃“业”与“轮回”的体系。他看见整个宇宙是由高贵的和邪恶的、快乐的和痛苦的众生组成。他看见众生不断地“根据自己的善与恶业”逝世，从一个生命的形态转到另一个生命的形态。最后，他领悟了苦的本质，苦的止息，和导向苦的止息之道。第三个视力接着生起。他理解自己已经完全摆脱人与天的所有束缚。他领悟该做的已做。他领悟他不再轮回，因为他已根除一切渴爱，此是他最后的一生。这智慧摧毁了一切无明和一切的黑暗；光明在他心里生起。佛陀在菩提树下禅坐时，如此的神奇力量和智慧出现在他的心里。

佛陀经历自然的诞生；也正常的活着。但就他的觉悟而言，他是一位特殊的人。许多人不去学习欣赏佛陀无上智慧，却尝试通过窥视他的生平事迹和寻找他奇迹的本领解释佛陀的伟大。不过，佛陀的无上的正觉已经足够让我们了解佛陀的伟

大。没有必要通过介绍他的神通本领显示他的伟大。奇迹与如实知见事物的真相有很少的关系。

佛陀知道心的训练可以带来神奇的力量。他也知道他的弟子们能通过心的训练获得如此的力量。因此，佛陀告诫弟子不可为了改变智力较差的人的信仰而展现奇迹。他是指水上行走、驱魔、起死回生、和超自然的奇迹。他也提到“预言奇迹”如看透他人心思、预测未来、算命、等等。当那些没受过教育的信徒见证这些奇迹时，他们对宗教的信心会增强。但是这些被如此奇迹吸引的信徒，并非因理解真理而接受宗教，他们只是因心中的幻觉这么做。除此之外，有些人可能批评说，这些奇迹只不过是某些魔力或戏法。佛陀是以启发人们的推理能力，吸引他们前来聆听佛法。

以下故事说明佛陀对神通的看法。

**有一天，佛陀在河边遇见一位苦行僧。这位苦行僧修习苦行已二十五年之久。佛陀问他勤修多年有何成就。苦行僧自豪地回答说，他现在可以在水面上步行到河的彼岸。佛陀对他说，考虑到他多年的勤修，他的成就实在无意义，因为任何人只要花一分钱，就可以乘船渡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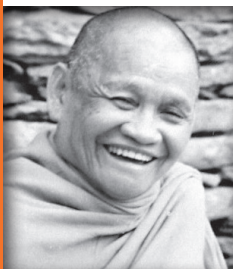
在某些宗教里，具备创造奇迹能力的人可赢得圣人的美誉。但是在佛教里，神通可以阻碍一个人成为圣人的努力；成为圣人是逐渐的个人成就和事务，最后导致完全根除内心的污染。每个人必须以自我净化寻求成就圣果，没有人可以使他变成圣人。

佛陀说，一个人可以在没有发展自己的精神力量的情形下获得神奇的力量。他教导说，如果我们首先获得心灵力量，我们也自动地获得展现奇迹的本领或神通。但是，若我们在没有发展精神力量的情形下发展奇迹的本领，那将是危险的行为。我们会滥用这本领，以取得世间的利益 (pataligama-udana)。许多人偏离正途，就是因为缺乏心灵发展的情形下使用他们的神通。许多假定自己拥有展现奇迹的本领的人，因而屈服于获取世间利益的极度自负。更坏的是，拥有神通却无心灵发展的人可受到疑惑的影响，幻想自己拥有神的力量。

许多人们所谈及的所谓奇迹，只不过是他们不了解事物真相的心所塑造出来的想象或幻觉。只要人们还不能了解这些奇迹的真相，这一切的奇迹还继续成为奇迹。

佛陀也明确地禁止他的弟子以展现奇迹证明本身的教义较为优越。有一次，他说以奇迹争取信徒，就好像利用美丽的舞女诱惑人们相信某件事。任何适当地训练自己心的人，都能展现奇迹，因为这一切只是精神战胜物质的表现。

佛陀说，‘领悟真理的奇迹’是唯一的奇迹。当一个杀人犯、小偷、恐怖份子、醉汉、通奸犯因被说服而真正了解他的所作所为是错的，然后放弃他不善、不道德和有害的生活方式，这个改变可以被视为一个奇迹。由于理解佛法，遍及世界的定律或大自然的现象而放弃恶行，转而向善，这个改变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创造的至高奇迹。



阿姜查尊者

# 【 静止的流水 】 三摩地的危险

三摩地可以成为一个敌人  
因为  
没有对与错的醒觉  
智慧也就无法升起

三摩地（定）能够给修禅者带来许多的害处和益处，不能说它只会带来其中的一种。对于一个没有智慧的人，是有害的，但是，对于一个有智慧的人而言，却能够带来真实的利益——可以导引他至内观智慧。

对禅修者而言，最大的致命伤就是禅那——深层、持续平静的三摩地。这种三摩地会带来极大的平静。有平静的地方，就会有快乐；一旦有快乐，对快乐的执取和握持就会生起。

禅修者会不想思惟任何其他的东西，而只想要耽溺在那愉悦的感觉当中。当我们已修行了一段很长的时间，也许就会对进入这种三摩地很熟练，而且非常迅速，只要我们开始觉知我们的禅修对象（所缘境），心立刻进入平静中，于是我们便不想要出定来观察事物。我们就限于那快乐之中。对一位修习禅坐的人而言，这就是个危险。

我们必须利用“近行三摩地”（近行定）：这里，我们进入平静，而后，当心充分地平静时，我们出定，观察外在的活动（注一）。以一颗平静的心来观看外在，会引发智慧。

这点很难理解，因为它几乎好似一般思考和想像。当思考（想）在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认为心并不平静，可是，事实上，那个想是在平静中发生的；有思惟，但却不会干扰平静。

我们也许会把想带起来，以作思惟之用。这里，我们用想来观照，但我们也不是毫无目的地想或想像；它是从一颗平静的心当中生起的。这就叫做“觉醒在平静之中”和“平静在觉醒之中”。

假使它只是一般的想和想像的话，心就不会是平静了；它会受到干扰。可是，我不是在谈一般的想，这是一种从平静的心中生起的感觉，它叫作“思惟（观）”。智慧就是在这里生起的。

因此，可以有正定和邪定。所谓的邪定是：心进入平静当中，而完全没有觉醒。我们可以坐二个小时，甚至整天，心却不知道它在哪里或发生了什么事，它什么都不知道。是有平静，但，就只有如此而已。就好像一把磨利了的刀刃，我们却不会使用一般。

这是一种蒙蔽的平静，因为这里面没有多少自我的觉醒存在。禅修者也许会认为他已经达到了顶点，因而不再去寻求其他的东西。在这个阶段，三摩地可以成为一个敌人，因为，没有对与错的觉醒，智慧也就无法生起。

有了正定，不论达到什么层次的平静，都会有觉醒。有了完全的正念和清明的正知，就是能够引生智慧的三摩地，我们便不会迷失在其中。禅修者应该要对这点相当了解。没有了这个觉醒，是不行的，从头到尾都必须要有它。这种的三摩地是没有危险的。

你也许会想知道，利益是从何处生起的，智慧是如何从三摩地中生起的？当正三摩地增长了之后，智慧在一切时中都会有机会生起。当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身经验触或心经验法尘时——在所有的姿势中，心都住于对那些法尘的真实本然之全然觉知中，而不去追逐它们。

当心拥有智慧时，就不会“东挑西挑”。在任何姿势中，我们都全然地觉知快乐与不快乐的生起。我们将这两者都放下，而不去执著。这就叫做“正修”——存在于所有的姿势中，“所有的姿势”这几个字不仅指身体的姿势，它们也指“心”，也就是在一切时中都拥有对真相的正念和正知。

当三摩地正确地增长过后，智慧就这样生起。这叫作“内观”——对真相的认知。

平静有两种：粗的和细的。从三摩地中产生的是粗的那种。当心平静时，就有快乐。于是心就认为这个快乐属平静，但是，快乐与不快乐两者皆是“有”和“生”，在这之中，是无法逃脱轮回的，因为，我们仍执著于它们。因此，快乐不是平静的，平静也不是快乐。

另外一种平静，是从智慧而来的。在这之中，我们不会将平静和快乐混淆在一块儿；我们了知思惟的心，并且了知快乐与不快乐皆属平静。

从智慧中所生起的平静并不是快乐，相反地，看见快乐与不快乐的真相才是平静。对这些状态的执著不生起：心超越于它们之上，这才是所有佛教的修行的真正目标。

（注一）：“外在的活动”意指一切的法尘。在禅那中的“内在活动”，心不会出外接触外在的感官讯息，外在的活动与此相反。





雷瓦达尊者

摘自【诸佛所教之真谛】

# 业力储藏在那里？

**问：**禅修者可以忆念起接近的和久远的过去名色，一直回到结生刹那和他们的过去生。像这样的过去业和业力的资料是储存在宇宙的什么地方？在电脑科学领域中，所有的数据都转成二进制码储存在硬盘里。有关我们的业和名色的资料储存在哪里，又是怎样储存的呢？

**答：**一颗芒果的种子有发芽和生长的潜力。在一颗芒果种子里有一种潜力可以长成有树根、树干、树枝和芒果的芒果树。没有人在芒果种子里见到这些东西，然而每个人知道这些东西作为一种潜力存在于种子里头。当土壤、水、温度和阳光等因缘具足时，芒果种子发芽生长成为一棵树和结成果实。没有适当的因缘，这些都不会发生，芒果种子就只保留为一颗种子。

同样的，业力是潜伏的，见不到它在那里。它作为一种潜力存在着。没有适当因缘它就保持中性或无效，不会产生任何结果。它并不存在于生、住或灭的任何阶段，它潜伏着并保持睡眠状态直至适当的因缘支持它的现起。我们无法指出它存在于什么地方，犹如我们无法指出树木和果实就在芒果种子里一样。尽管如此，我们领会到有一种潜力的存在。对于我们来说也是如此，甚至在十万大劫以前造过的某种业，也能潜伏在心流里，一直跟着我们。如果有适当的因缘，那个业甚至可以在这一生临终时刻产生果报。

可以理解这个现象的一种熟悉状况是，在日常经验中，一些很久以前已经不存在于自己意识的思惟和记忆中的事情，我们还可以回忆起来；在因缘具足下，很久以前已经忘怀的记忆可以再浮现。让我来举一个例子。

当我还是一位年轻比丘时，一位男居士在午餐时间来拜访我。用完餐后，我自己把水倒入一个杯子里。坐在一旁等我的那位居士，看着我把水倒入杯子再喝下去，之后我开始和他谈起他的生活经历。除了其他事情以外，他还告诉我，当我把水倒入杯子再喝下去的时候，令他回忆起很久以前他是怎样用类似的杯子来喝酒。

就是如此，当因缘具足时，我们能回忆起来。记忆没有储存在任何地方，它只不过是在因缘具足时回想起来，以致一些我们也许不再记得的事情会立刻浮现。同样的，如果和某种善或不善业相关的因缘存在时，它可以在我们临终时刻出现。所以，我们有越多的不善之想，所面临的危险就越多。

## 【我的学佛历程】

# 佛法如何影响了我

**何**谓佛法？佛法是一种生命科学。佛法既是我们生活中的指南针，也是我们解决一切困难的方案。其中最为主要的是，佛法是一种心灵的训练。

不明白佛法的人会认为佛法是一种受苦的哲学。反之，明白佛法的人就会了悟这个被认为消极悲观的哲学能帮助我们‘离苦得乐’。

因此，只有学习佛法，我们才能接受人生的不圆满。

都说学习佛法可以改变人的一生。那佛法如何改变了我？自从我开始学习佛法后，我慢慢地学会了放下。我明白了只要对一切事物不执著，学会放下，我们的心就不会有负面情绪。此外，学习佛法能让我的内心更平静，没有那么多杂念。这样我就能够看清世间的一切，并做出有智慧的选择。

同时，学习佛法的过程中，我必须受持五戒。这帮助我减少了自身的障碍，并让我的内心多了一份慈爱。再者，学习佛法后，我学会了如何与人保持距离，这让我在失去他后也不会陷入过分的悲伤。

除此之外，学习佛法让我学会不再逃避任何困难，而是勇敢地去面对它。因为当我们勇敢地直面困难，害怕就不会存在。另外，学习佛法后，我渐渐地开始学会观察身边的大自然。我发现身边的大自然是多么美丽，也发现了原来越靠近我们身边的事物越容易被忽略。

最后佛法给予我最大的启示是教会了我如何活在当下。我记得有位禅师曾经说过，人生就像泡沫，出现的瞬间就会消失。因此我们必须学会活在当下。日常生活中，人们常常会三心两意。在走路时，就在想待会儿应该吃什么；在洗碗时，就会在想待会要看什么连续剧。三心两意让人们忘了把握当下才是最重要的，因为意外往往来得猝不及防，来得让人的一生留下许多未尽的遗憾。因此我们必须学习佛法，学会活在当下。

Sis 谢芸伊  
周日佛学班



## 向邪行的心乃最大的仇敌

仇敌害仇敌，怨家对怨家，  
若心向邪行，恶业为最大。

(法句42)



### 第三章之八： 牧人难陀 (Nanda)

难陀 (Nanda) 是替一位富翁放牛的牧人。虽然他只是一位牧人，他尽自己的所能存钱。他偶尔去雇主的家，有时他在那里遇见佛陀和听佛陀说法。难陀邀请佛陀到他家去。佛陀没有立刻接受他的邀请。只说时机尚未成熟。

过了一些时日，佛陀与众多比丘正在托钵化缘时，突然绕道走去难陀的家，因为知道难陀领悟佛法的时机已成熟。难陀恭敬的欢迎佛陀和众比丘，一连几天供养食物给他们。于最后的一天，听了佛陀的开示，他证得第一阶段的圣果。由于当天佛陀就要离开，他亲手托着佛陀的钵，送佛陀一程。顶礼世尊后，他回家去。

就在那个时候，一位猎人，亦是难陀的宿敌，发箭射死他。那些随后离开的比丘们在路上发现难陀的尸体。他们向佛陀报告，说：“由于你的到来，难陀给予你殊胜的供养，然后陪你走一段路，回家途中被人射死。”佛陀回答说：“比丘们！无论我到来与否，难陀都难逃一死，因他以前曾造过的恶业。因此，你们必须省思，向邪行的心给人带来的伤害，远远超过敌人或小偷所带来的伤害。向善行的心是唯一对抗危险的保障。”



撰写：Y.Karunadasa 教授  
中译：刘继光老师

# 佛陀的宗教与哲学世界观： 他的精神追求源于对生存世界的反应

**1.** 佛陀看到了人类困境的整体——它涉及作为进化过程一部分的诞生和进入生存状态，然后长大成熟或衰老，疾病和死亡——导致一种明显的不快乐和不满的状态。人类不能以他的身体和精神状态接受此等正常和自然现象，佛陀称之为苦（dukkha）（通常翻译为生命中的痛苦、不称心如意或不快乐）。

**2.** ‘苦’主要是深陷无知和被渴爱束缚的人类所犯下的一个大错，因无能力应付世上第一个值得注意的生命特征，即世间万物都受制于被称为无常（anicca）或瞬间即变的‘基本的变易法则’。正是这两个情况——无常性（anicca）和随之而来的不称心如意状态——导致了无我（anatta）的必定结论或更彻底的无灵魂。

**3.** 这三个基本概念，通常被称为三相，构成了佛教所有的哲学和精神思想的基石。当迪伽予（Dighāyu）面临死亡时，无常、苦、和无我三相之间的关系被佛陀完美地分析并呈现给他，当时迪伽予对此三相是完全无知的。唤醒对这些真理的觉知被称为智慧分享的现象。它们或多或少是以涅槃（Nibbana）为奖赏。

**4.** 佛陀认知和接受人类的处境，并看见从此处境出离的可能性，即苦与苦灭（苦的终结），因此佛陀接受它为他弘法使命的主题。他不断地重复这一点。作为天神与人类之师，他向世界宣说的一切法都必须符合这一点。在他整个弘法生涯里，如果某些主题（被称为‘无记’（avyākata））被他遗漏，他坚持如是主题并没有达到佛法的唯一目的——对参与世俗的生活过程的‘不再着迷和离执’。他所宣扬的佛法都必须支持证悟涅槃。

**5.** 因此，佛陀向世人所宣说的一切信息都只有一个特定的方向，即从生死轮回之苦中解脱。正是这个原因，到达世界尽头的说法在佛教经

典里一直在充满活力地和精确地回响着。这种出世的方法被宣布为到达痛苦尽头仅有的一个方法。在相应部和增支部里记载了一位名叫赤马（Rohitassa）天神的故事，这部经典以一种半幽默轻松的方式宣称，这段旅程不能以步行进行。然而，它坚定认为，如果没有到达世界的尽头，就没有从痛苦中解脱出来。

## 世界在人体之内——人的生命过程创造和塑造他的世界

**6.** 在佛教思想里，寻求涅槃者受促放下和离开的世界，可以从哲学角度以许多不同的方式获得识别。佛陀说，它实际上包含在这人类的六尺之躯内。它进一步被认定为具有两个重要的特征，即：它的（一）认知能力（sasaññimhi）和（二）概念化（samanake）能力。构成人类实体不可分割的物质与精神或名与色组合，并非两个具有不同价值的独立部分，亦非有区别的部分，如人与神，而是一个在另一个之中。

**7.** 因此，在佛教里，人类的世界是他对居住的外在世界的敏感性和对它的反应所创造的。当然，由于他对它的错误反应，导致了对它的执取（upādāna）。这就是认知能力和概念化能力两者的卷入。在缘起法里，这就是为每个众生的持续轮回而生起的‘行’（sankhāra）



和‘识’（viññāna）。正如我们一开始就已经说过，人类不断地在生死轮回和在所承受的痛苦中继续存在，主要是人类对世界的真实本质的谬误的结果，即‘缺乏真正的知识’（avijjā）。

**8.**于此阶段，我们必须把注意力转移到增支部经典里类似的一个参考，该经典以感官欲乐的满足来识别人类的世界。它指出在佛教戒律里，满足五个感官的整个范围被认定为世界。当你对世界刺激的反应是错误的或我们倾向于执取它们时，那么如上所述，我们正在产生执取或制造再生的因素。这创造了我们的存在过程。

**9.**于此阶段，如之前的赤马天神一样，出世间的哲学问题出现了，佛陀完全拒绝任何人试图从字面意义上和身体上做到出世间——即仅以奔走的行动（sandhāvanikāya）。

**10.**然后为了同样的目的，我们的讨论进入精神培育的领域。现在让我们讨论广受欢迎的禅那（jhānas）修习方法。八种禅那系列——色界的

前四个色禅那，后四个无色禅那——每一个禅那依次序地经历后都被列为‘到达世界尽头’的状态。但佛陀补充说，有些人说这些状态仍然与世间有关，并没有远离世界。

**11.**佛陀声称他认同这种观点。也就是说，即使在到达禅那系列的最后阶段，一个人也没有完全放弃和拒绝参与生死轮回。于此阶段，我们最好回忆一下，菩萨本尊在阿拉罗卡拉玛（Alara Kalama）和乌达卡冉摩子（Uddaka Ramaputta）门下学习禅修时，掌握了第七禅那和第八禅那。但是当被告知每一个都是两位老师的最高成就时，乔达摩（Gotama）表达了他的失望：没有发现彼等禅那等同于摆脱生死轮回（taṃ dhammaṃ analam karitvā），并决心继续他的搜索。因为在他离开王宫寻求真理时，他知道他自己想要什么，什么是他自己的愿望和心中的目标。

**12.**促使他出离的原因是寻找一条摆脱世间痛苦之道，摆脱世间的生死轮回。最高禅那的成就仍然将人留在世间。

## 记载在经典里的出世间或到达世间尽头的两个不同的层面

**13.**有供参考的重要经文，都来自中部经典，它们提到了这个宗教上和心理上非常宝贵的概念：在一个巧妙制定的心理与伦理模式里出世间，即进入八种禅那。在诃经（Nivapa Sutta）（中部 25）中，佛陀称八种禅那为远离邪恶，或实际上离开魔罗之道。据说成就八种禅那的比丘使邪魔（魔罗）眼睛失明，并走出其所能到达的范围。

**14.**我们必须在此指出，这只不过是意味着摆脱世俗的诱惑或不受世俗的欲望所困。在这个序列中，只有在超越了第八禅之后，一个人才能到达超越认知过程相关的所有反应的阶段。这种状态被称为想与受的止息（saññāvedayitanirodham）（灭尽定），还有他获得正确程度的智慧，以此智慧完全消除一切把众生束缚于生死轮回的烦恼。





## [ 天子相应 ]

二十六◎第六

## 赤马

## Rohitassa

1. 一时，世尊住在舍卫城（Savatthi）祇陀林（Jetavana）给孤独园。深夜时分，赤马天子诣世尊处，他身上发出之光辉照亮整个祇陀林给孤独园。他礼敬世尊后，立于一旁。立于一旁之赤马天子白世尊曰：“世尊！是否有可能以步行而得知，得见，得到达无生、无衰、无死、无没、无再生的世界尽头？”
2. “友！我告诉你，以步行而得知，得见，得到达无生、无衰、无死、无没、无再生的世界尽头，是不可能的。”
3. “真令人赞叹！真不可思议！世尊说得妙：‘友！我告诉你，以步行而得知，得见，得到达无生、无衰、无死、无没、无再生的宇宙边际，是不可能的。’我往昔是一位名为赤马的见者，普奢（Bhoja）之学生，有行走于天空中的本领。我有飞快的速度——如一位训练有素，精巧和熟练之神箭手——射出之轻矢穿透棕榈树之叶荫。我一足之幅度，有如由东海至西海之广。具备如此速度和如此步行之幅度，我生起如是愿望：‘我欲行走到达宇宙之边际。’世尊！我有一百年的寿命，一百年的时间，——我步行了一百年，除了饭食，大小便，睡眠以治疲劳之外，我未到达宇宙之边际，中途而死。真令人赞叹！真不可思议！世尊说得妙：‘友！我告诉你，以步行而得知，得见，得到达无生、无衰、无死、无没、无再生的宇宙边际，是不可能的。’”
4. [世尊回应曰：]“友！我告诉你，以步行而得知，得见，得到达无生、无衰、无死、无没、无再生的世界尽头，是不可能的。但是，与此同时，我也说不到达世界之尽头，则不到达痛苦与烦恼之尽头。友！于此六尺之有想有智力的身体内，我说即是世界，世界之集，世界之灭和导致世界灭之道。”

不以步行到达世界的尽头。  
 不到达世界尽头则不脱苦与恼。  
 因此，确实地，智者，世间解  
 世界尽头的知者，  
 完成清净的梵行，寂静，  
 知道世界已尽，  
 不欲求此世或他世。



## [ 中部 ]

◎ 二十五

## 饵经

## Nivapa Sutta

1. 如是我闻。有一次，世尊住在舍卫城 (Savatthi) 附近的祇陀林 (Jetavana) 给孤独 (Anathapindika) 园。在该处，世尊召唤比丘们：“比丘们！”“世尊！”比丘们回应世尊。世尊说：
2. “比丘们！设下饵的猎鹿人作如是想：‘愿鹿群享用我设下的饵，因如是食而长寿、美丽、活得长久。’设下饵的猎鹿人作如是想：‘鹿群将不警惕地吃食物，因如是吃而陶醉；当它们陶醉时，它们变得疏忽；当它们疏忽时，以此饵之助，我可以随心所欲地处置它们。’”
3. “此时，第一群鹿走入猎鹿人所设下的饵之中，不警惕地吃食物；因如是吃而陶醉；当它们陶醉时，它们变得疏忽；当它们疏忽时，以此饵之助，猎鹿人随心所欲地处置它们。如是第一群鹿无法逃离猎鹿人的势力和支配。”
4. “此时，第二群鹿作如是思考：‘第一群鹿走入猎鹿人所设下的饵之中，不警惕地吃食物；因如是吃而陶醉；当它们陶醉时，它们变得疏忽；当它们疏忽时，猎鹿人以 此饵之助随心所欲地处置它们。如是第一群鹿无法逃离猎鹿人的势力和支配。假设我们避开那可怕 的享受，进入和住在林野处。’它们依计划行动。于夏天的最后一个月，草与水用尽时，它们的身体变得极度消瘦，因此失去力气与活力；当它们失去力气与活力时，它们返回猎鹿人所设下的饵；它们走入猎鹿人设下的饵之中，不警惕地吃食物；因如是吃而陶醉；当它们陶醉时，它们变得疏忽；当它们疏忽时，猎鹿人以 此饵之助随心所欲地处置它们。如是第二群鹿无法逃离猎鹿人的势力和支配。”
5. “此时，第三群鹿作如是思考：‘第一群鹿在没有采取预防措施的情形下无法逃离猎鹿人的势力和支配。第二群鹿思考第一群鹿如何无法逃离猎鹿人的势力和支配后，采取预防措施，进入和住在林野处，也无法逃离猎鹿人的势力和支配。假设我们在猎鹿人设下饵所及的距离处建立栖息处。然后，我们不立即进入猎鹿人设下的饵之中，我们警惕地吃食物；因如是吃而不陶醉；当我们不陶醉时，我们不变得疏忽；当我们不疏忽时，猎鹿人不能以此饵之助随心所欲地处置我们。’他们依计划行动。”“但是，猎鹿人与他的随众作如是思考：‘这第三群鹿狡猾和奸诈如巫师和魔法师。它们吃了我们设下的饵，我们竟然不知道它们如何的来和如何的去。假设我们以枝条障碍物广阔地
6. “此时，第四群鹿作如是思考：‘第一群鹿在没有采取预防措施的情形下无法逃离猎鹿人的势力和支配。第二群鹿思考第一群鹿如何无法逃离猎鹿人的势力和支配后，采取预防措施，进入和住在林野处，也无法逃离猎鹿人的势力和支配。第三群鹿思考第一和第二群鹿如何无法逃离猎鹿人的势力和支配后，在猎鹿人设下饵所及的距离处建立栖息处，也同样地无法逃离猎鹿人的势力和支配。假设我们在猎鹿人和他的随从不能到之处建立栖息处。然后，我们不立即进入猎鹿人设下的饵之中，我们警惕地吃食物；因如是吃而不陶醉；当我们不陶醉时，我们不变得疏忽；当我们不疏忽时，猎鹿人不能以此饵之助随心所欲地处置我们。’他们依计划行动。”“但是，猎鹿人与他的随众作如是思考：‘这第四群鹿狡猾和奸诈如巫师和魔法师。它们吃了我们设下的饵，我们竟然不知道它们如何的来和如何的去。假设我们以枝条障碍物广阔地围绕我们设下的饵；或许我们会看见第四群鹿的栖息处，它们匿藏之处。’他们依计划行动，但他们不见第四群鹿的栖息处，它们匿藏之处。猎鹿人和他的随从作如是思考：‘如果我们惊动这第四鹿群，受到惊动后它们将警告其它的鹿。或许我们不理睬这第四群鹿。’他们依计划行动。如是第四群鹿成功逃离猎鹿人的势力和支配。”
7. “比丘们！我给了这个比喻，为了传达一个意义。其意义是：‘饵’代表五种欲分。‘猎鹿人’代表魔罗 (Mara)，邪恶者。‘猎鹿人的随众’代表魔罗的随众。‘鹿群’代表沙门和婆罗门。”
8. “此时，第一类的沙门走入魔罗设下的饵和世间的物质，不警惕地吃食物；因如是吃而陶醉；当他们陶醉时，他们变得疏忽；当他们疏忽时，魔罗以那饵和世间物质之助随心所欲地处置他们。如是沙门和婆罗门无法逃离魔罗的势力和支配。我说那些沙门和婆罗门就好像第一群鹿。”
9. “此时，第二类的沙门和婆罗门作如是思考：‘第一类的沙门和婆罗门在没有采取预防措施的情形下为他们所欲为，无法逃离魔罗的势力和支配。假设我们避开那饵食和那些世间的物质，避开那可怕的



享受，让我们进入和住在林野处。’它们依计划行动。在林野里，他们是吃野菜者、吃小米者、吃野生米者、吃大度勒（Dadulla）米者、吃藓苔者、吃米糠者、吃弃饭浮渣者、吃芝麻粉者、吃草者、吃牛粪者；他们以森林中草木的根与果实食物维生，以掉落的果实维生。”“但是，于夏天的最后一个月，草与水用尽时，他们的身体变得极度消瘦，因此失去力气与活力；当他们失去力气与活力时，他们返回魔罗所设下的饵和那些世间物质；他们走入魔罗设下的饵之中，不警惕地吃食物；因如是吃而陶醉；当他们陶醉时，他们变得疏忽；当他们疏忽时，魔罗以此饵之助随心所欲地处置他们。如是第二类的沙门和婆罗门无法逃离魔罗的势力和支配。我说那些沙门和婆罗门就好像第二群鹿。”

10. “此时，第三类的沙门和婆罗门如是思考：‘第一类的沙门和婆罗门在没有采取预防措施的情形下无法逃离魔罗的势力和支配。第二类沙门和婆罗门思考第一类沙门和婆罗门如何无法逃离魔罗的势力和支配后，采取预防措施，进入和住在林野处，也无法逃离魔罗的势力和支配。假设我们在魔罗设下饵和那些世间物质所及的距离处建立栖息处。然后，我们不立即进入魔罗设下的饵和那些世间物质之中，我们警惕地吃食物；因如是吃而不陶醉；当我们不陶醉时，我们不变得疏忽；当我们不疏忽时，魔罗不能以此饵之助随心所欲地处置我们。’他们依计划行动。”“但是，他们持有如此之见：‘世界是永恒的’、‘世界是非永恒的’、‘世界是有尽的’、‘世界是无尽的’、‘灵魂与身体是同一个’、‘灵魂是一个，身体是另一个’、‘如来死后存在’、‘如来死后不存在’、‘如来死后既存在也不存在’、‘如来死后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如是第三类的沙门和婆罗门无法逃离魔罗的势力和支配。我说那些沙门和婆罗门就好像第三群鹿。”
11. “此时，第四类的沙门和婆罗门如是思考：‘那些第一类的沙门和婆罗门在没有采取预防措施的情形下无法逃离魔罗的势力和支配。那些第二类沙门和婆罗门思考第一类沙门和婆罗门如何无法逃离魔罗的势力和支配后，采取预防措施，进入和住在林野处，也无法逃离魔罗的势力和支配。那些第三类沙门和婆罗门思考第一和第二类沙门和婆罗门如何无法逃离魔罗的势力和支配后，采取预防措施，在魔罗设下饵和那些世间物质所及的距离处建立栖息处，也无法逃离魔罗的势力和支配。假设我们在魔罗和他的随从不能到之处建立栖息处。然后，我们不立即进入魔罗设下的饵和那些世间物质之中，我们警惕地吃食物；因如是吃而不陶醉；当我们不陶醉时，我们不变得疏忽；当我们不疏忽时，魔罗不能以此饵之助随心所欲地处置我们。’他们依计划行动。如是那些第四类的沙门和婆罗门逃离魔罗的势力和支配。我说那些沙门和婆罗门就好像第四群鹿。”

12. “哪里是魔罗和他的随从不能到之处？于此，比丘离欲，离不善法，有寻有伺，由离而生喜与乐，具足初禅定而住。他是一位已把魔罗眼睛蒙起的比丘，通过剥夺魔罗寻找机会之眼，邪恶者看不见他。”
13. “又，比丘寻与伺寂静故内净，心为一趣，由无寻无伺生喜与乐，具足第二禅定而住。他是一位已把魔罗眼睛蒙起的比丘，通过剥夺魔罗寻找机会之眼，邪恶者看不见他。”
14. “又，比丘离喜，于舍而住，警惕及清晰明了，体验乐受，如圣者所说‘有舍有念之乐住’，具足第三禅定而住。他是一位已把魔罗眼睛蒙起的比丘，通过剥夺魔罗寻找机会之眼，邪恶者看不见他。”
15. “又，比丘断乐与苦，及之前忧与喜的消失，超越不苦不乐，有舍故有念清净，具足第四禅定而住。他是一位已把魔罗眼睛蒙起的比丘，通过剥夺魔罗寻找机会之眼，邪恶者看不见他。”
16. “又，通过完全超越色法的想<sup>[1]</sup>，通过感官反应的想<sup>[2]</sup>的消失，不作意种种的想<sup>[3]</sup>，比丘作如是思维：‘空无边处’，即刻进入和住于空无边处。他是一位已把魔罗眼睛蒙起的比丘，通过剥夺魔罗寻找机会之眼，邪恶者看不见他。”
17. “又，通过完全超越空无边处，他作如是思维：‘识无边处’，即刻进入和住于识无边处。他是一位已把魔罗眼睛蒙起的比丘，通过剥夺魔罗寻找机会之眼，邪恶者看不见他。”
18. “又，通过完全超越识无边处，比丘进入和住于无所有处。他是一位已把魔罗眼睛蒙起的比丘，通过剥夺魔罗寻找机会之眼，邪恶者看不见他。”
19. “又，通过完全超越无所有处，比丘进入和住于非想非非想处。他是一位已把魔罗眼睛蒙起的比丘，通过剥夺魔罗寻找机会之眼，邪恶者看不见他。”
20. “又，通过完全超越非想非非想处，比丘进入和住于想与受的止息<sup>[4]</sup>。他以慧见断诸漏。他是一位已把魔罗眼睛蒙起的比丘，通过剥夺魔罗寻找机会之眼，邪恶者看不见他。”
21. 世尊如是说。比丘们满意和欢喜于世尊所说。

#### 助读说明

[1] ‘色法的想’是指色界禅那心和成为色界禅那心目标的色法。

[2] ‘感官反应的想’是由根门与目标撞击所生起的想蕴。

[3] ‘种种的想’是指属于欲界的一切想蕴。

[4] ‘想与受的止息’是指灭尽定。惟有阿罗汉和不还圣人才有能力证得的灭尽定。



# 如猫本生

很久以前，菩萨是一只健硕的老鼠。那时候它已经具有很好的智慧与福德，长得硕大而有力量，像一只活泼的小猪仔。有好几百只老鼠跟着它，住在森林里。

一天来了一只豺狼，四处游荡。看见了这群老鼠，便想：**我要用点计谋吃掉这群老鼠。**

于是它在不远处，单脚站立面向太阳张着嘴巴。鼠王带着鼠群出来以后，看到豺狼心想：**这可能是一位有福德的高人，我来询问它。**

鼠王问：

**“大德，请问您尊姓大名啊。”**

**“我叫有法。”豺狼回答。**

**“你为何单脚站立？”**

**“因为大地支撑不了我的福报，双脚站立，大家都会下沉。”**

**“那为何面向西方张开嘴巴？”**

**“因为我吃空气向太阳致敬。”**

鼠王便想：**的确是一位有福德的人。**于是便带着鼠群，每天为豺狼做服务侍奉着他。然而每次等鼠群离开时，豺狼都迅速叼起最后一只老鼠，迅速的咽下去，继续单脚站立。

渐渐地老鼠越来越少。鼠群们都开始议论：**“为何我们以前聚集的时候整个屋子都站不下，现在却如此空荡。”**

向鼠王报告后。鼠王开始怀疑豺狼。

第二天，鼠王独自走在最后，豺狼想吃掉鼠王。早有准备的鼠王，迅速跳上豺狼的背说道：**“你这道貌岸然的坏家伙。你表面修行，背地却作恶，你在修行的旗帜下面谋财害命。”**鼠王照着豺狼的脖子狠狠地咬下去，豺狼一下子毙命。

鼠群都回来啃食豺狼的肉，来的早的吃到了肉，来的晚的都没吃到。

鼠王念诵道：  
**明里道岸然，  
暗地干坏事。  
骗取鼠信任，  
与猫何所异！**